

骨头惹的祸

周朝畅

很久以前，有个村子，村里有个叫阿壶的人。阿壶是他家八个兄弟里唯一的一个娶了老婆的。每当吃饭时，他家都要敲脸盆通知家人。他家人多饭少，却偏偏要养五条狗看门护院。

那个村子里的人虽然饥寒交迫，但家家户户总要养几条狗，一是防偷，二是防乞丐，特别是携妻带儿的假乞丐。

一天，晚饭后，阿壶把刚刚吃剩的猪蹄骨头扔到了地上。蹲在桌子底下的五条狗马上吠着追着啃着，然后破门而出。途中，不知怎的，骨头被临村的狗给抢走了。于是，一场众狗群殴的喜剧开演啦！

为了争夺一根骨头，临村的狗呼朋引伴，来了大大小小几十只狗崽，本村的狗也不示弱，到处叫着集结同伴。瞬间，家家户户的狗倾巢出动。顿时，村村尾全是各种各样的狗叫声。

狗狗们集结在一块空旷的稻田里，估计有几十只大大小小的狗。它们混在一起撕咬：有的耳朵被咬伤，有的后腿被咬瘸，有的尾巴被咬断，有的牙齿被咬落……有只母狗肚子被咬了个缺口，

肠子拖到地上，鲜血淋漓；有条小狗脖子被咬断，躺在地上痛苦地吐着舌头……

围观的村民几乎也是全村出动。大家围在田埂边干着急，谁也不敢冒然去驱赶气势汹汹的狗群。临村的村民也赶到现场，也被这个场面惊呆了。另外一个村的狗群也闻讯奔来，其中有爱管闲事和喜欢打抱不平的狗马上加入撕咬的狗群，场面变得更加混乱……

有个小伙子看到自己家的狗被咬伤，更是心急如焚，跑到别人家里，顺手捞起一根扁担就冲进狗堆里，拼命地击打那些已经发狂了的狗……看到有人拿扁担去驱赶狗群，围观的村民也纷纷找来扁担，对着狗群一顿挥舞。有村民挥舞扁担回击。于是，狗吠声、骂人声、喊声、哭声，一片混杂。有人点燃了堆积在稻田里的稻草，燃烧的稻草呼啸着被扔进狗群、人群。稻草的主人心痛得破口大骂……

这场人狗混战大约持续了几十分钟，人们才各自散开去。等狗群被驱散、火被熄灭、伤狗被主人们牵走，有位老人

捡起了地上被狗啃咬过的猪蹄骨头，看着一片狼藉的稻田，一脸的哭笑不得。

村子渐渐安静下来。人们还没缓过气来，村头又传来了叫嚷声：“哪个短命鬼把我的扁担偷回家啦？”又有一个女高音咒骂道：“哪个断种的偷我扁担……”原来，在匆忙中，刚刚用来打狗的好多扁担都被人顺手牵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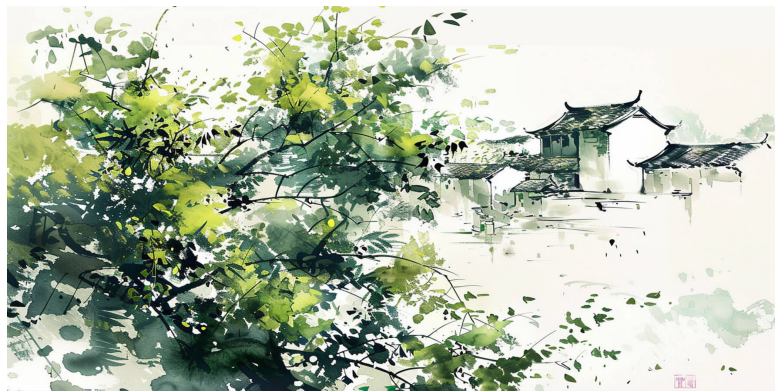
大家细细听着这些被空气拉长了的声音，猜测着是谁家东西被偷了。不料，阿壶家里传出的声音更加疯狂刺耳：“出事啦！进贼啦！偷人啦！”紧接着，就是一阵阵敲打脸盆的声音。

那天晚上，那个女的自杀未遂，第二天被娘家人接回去了。阿壶家又多了一条光棍，清一色八光棍。

那天晚上，一位老人挤进嘈杂的人群，边用手上的东西敲打八仙桌，边厉声斥责：“别吵啦！作孽啊！作孽！”老人一激动一用力，刚刚被群狗啃咬过的猪蹄骨头突然碎裂，碎片落了一地。桌子底下的几条狗见到，又吠着撕咬起来。众人不知所措地安静下来，呆呆地看着狗狗又一次挤过人群，破门而出。

祖父的木匣

林绮绮



重返故土之时，旧日痕迹已被光阴轻描淡写地抹去——祖父已迁居新筑的平房，旧宅转身成为异客的暂栖所，菜园已野草蔓生。周遭零落的碎砖断瓦正如我心间未及清理的情绪，被尘埃覆盖，隐匿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哀愁。我四处寻觅木匣，那儿时心目中庞大而神秘的宝箱。

因父亲患病，生活重担落于母亲柔肩，懵懂的我便在亲戚间“漂泊”。面对变故，我无助、惊慌，唯有泪水是无力却直接的抗争。

记忆中，我与祖父相伴的日子最为深刻。

祖父的住宅与我家比邻，后院有小

径相连，成了我情感的避风港。不安与陌生让我变得乖张，每念及双亲，便捶打紧闭的木门，回应我的仅有沉闷的回响与指尖的疼痛。祖父腿脚不便，只能坐在“吱嘎”作响的竹椅上，一边编织着生活的琐碎，一边透过老花镜默默守望。

我悄悄抹去泪水，躲在门后，以沉默对抗，守护着童年的尊严。这时，祖父会以他独有的方式回应我：他皱纹里藏着笑意，缓缓起身，以温暖的怀抱接纳我的所有委屈。他那坚实的臂弯是我安全的港湾，他那行动不便的腿每一步都稳健而温柔地踏在岁月的尘埃上。

那些日子里，祖父常引我走向一个雕花木匣。那木匣被岁月赋予一抹朱

红，六扇门扉轻启，戏剧人物在木纹间跳跃，演绎着古老的故事。上面的铜把手如一枚叶子，在祖父的轻抚下好似被唤醒的精灵。木匣里珍藏着的是日常的琐碎——竹蜻蜓在空中划出童年的弧线，小水车低吟着岁月的歌谣，而那栩栩如生的蝈蝈则是祖父指尖跳跃的生灵。

祖父因为胃疾，餐食都是分而食之。木匣则成了保留我专属味道的秘密花园。它开启的不仅是晚餐，更是家的温暖。放学归来时，那熟悉的“吱呀”声混杂着木香带出来一道道美味。祖父在简单的饭食中添上猪油与酱油，调出最深沉的滋味……

“囡囡，进屋坐。”祖父颤巍巍的身影映照出岁月的痕迹。我连忙上前，搀扶他坐下，心中五味杂陈。此行因节日而回，祖父已无力操持相关事宜，轮到父辈接手。整理木匣时，发霉的食材成了祖父无奈的叹息。临别之时，祖父坚持从匣中取出一些稍好的零食给我，尽管在我看来它们大多已过期。

那木匣，曾经是我的百宝箱，藏着无尽的惊喜与安慰。而今，当我再次站在它面前，它却已然褪去了魔力，变得普通而平凡。爷爷递来的零食，是永不过期的关爱，提醒着我岁月的无情与亲情的深刻。

凝望或者聆听

雁呢喃

静静看一棵树
总是能听见它的心跳
仰望一片流云
总能看见它的回眸和片刻的驻足
最好是落雨，小满的雨
或大，或小
这些时候
有伞打开的声音
有吧嗒吧嗒双脚踩出的音符
有隔空传来的灯
它们和雨水一起走进深处
这时，你会和植物一样
在日渐的饱满里渐渐忘记疼痛

三伏天

郭小祥

这夏天是那么漫长
鸣蝉嘶叫，盘桓
晨昏焦灼，热浪埋着正午
让一扇扇门掩上
这冗长的光亮飞舞
长街上是无人的空荡
有多少散落的时间已多余
连一棵树也不愿回答
他们停滞，流云也不动
意念都留在了莲花池畔

呼声

余梦娜

山和山挨着
一声叹息后，雨季来了

带刺的花好看
只是独自香

到底谁夺去阳光的耀眼
是巨人吗

翻江倒海
已叫不醒一头狮子



铁树开花

徐怀亮

我家有一棵铁树，是儿子初中时在市场上花十元钱买来的小树苗，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的事了。那时，它仅有两三片青黄的叶子，高度不过三十公分，被栽种在塑料小花盆里，置于二楼的阳台上。任凭风吹雨打，它随风轻摆，模样甚是惹人喜爱。

儿子小时候每天都会为它浇水。后来，他考上大学，再后来，他离家到县城参加工作。十几年前，由于花盆中泥土有限。小铁树的根相互缠绕，营养难以供应，原本的叶子逐渐枯黄。我于心不忍，将其移至屋后泥土肥沃的花池中，并掺入数十枚铁钉。

十年多的光景，它竟然开花了，是公花。铁树在小小的树心中绽放出花骨朵儿。花朵上，那些橘黄小绒球排列成宝塔形，状

如被大片葱绿守护着的宝石。在凤尾状绿叶的衬托下，花朵日益长大长高。然后，它那一身绒黄的足有六十公分的花，箭簇般的直指苍穹。它那样子带着几分傲骨，还透着些许清高。它沐浴着阳光，仿佛在感恩脚下的土地，又好像在向苍天致谢。它的绚烂是岁月浸润的结晶，也是扎根泥土、长年累月汲取日月精华的成果，更是怀揣铮铮铁骨方才

取得的成就。

过去，常听老人说，“铁树开花哑巴说话”，这听起来颇有些神秘的韵味，也说明铁树开花的稀罕。铁树公花淡黄色的花朵层层向上，那类似金色宝塔般的造型极为美丽，给予人们信心与力量。铁树开花，不愧为祥瑞的象征。

铁树，学名苏铁，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种

子植物之一，其寿命可达上百年。铁树的花期在初夏和深秋，初夏开的是雄花，深秋开的是雌花，很容易区分。铁树的花期长达一个多月。它的开花时间不像牡丹或月季那样有规律，以前人们很少能看到铁树开花的景象。大概是近几年，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对铁树的照顾也更加精细，铁树开花已经不是难得一见的事了。

然而，铁树的坚韧，仍值得我们回味。它刀刃般的细叶紧密相连，在风雨中，在角落里，始终坚守。世上无难事，只要坚定前行。从铁树身上，我们似乎领略到了一种人生的愉悦，感受到了乐观的精神。

如铁树一般，只要积跬步，定能至千里。

